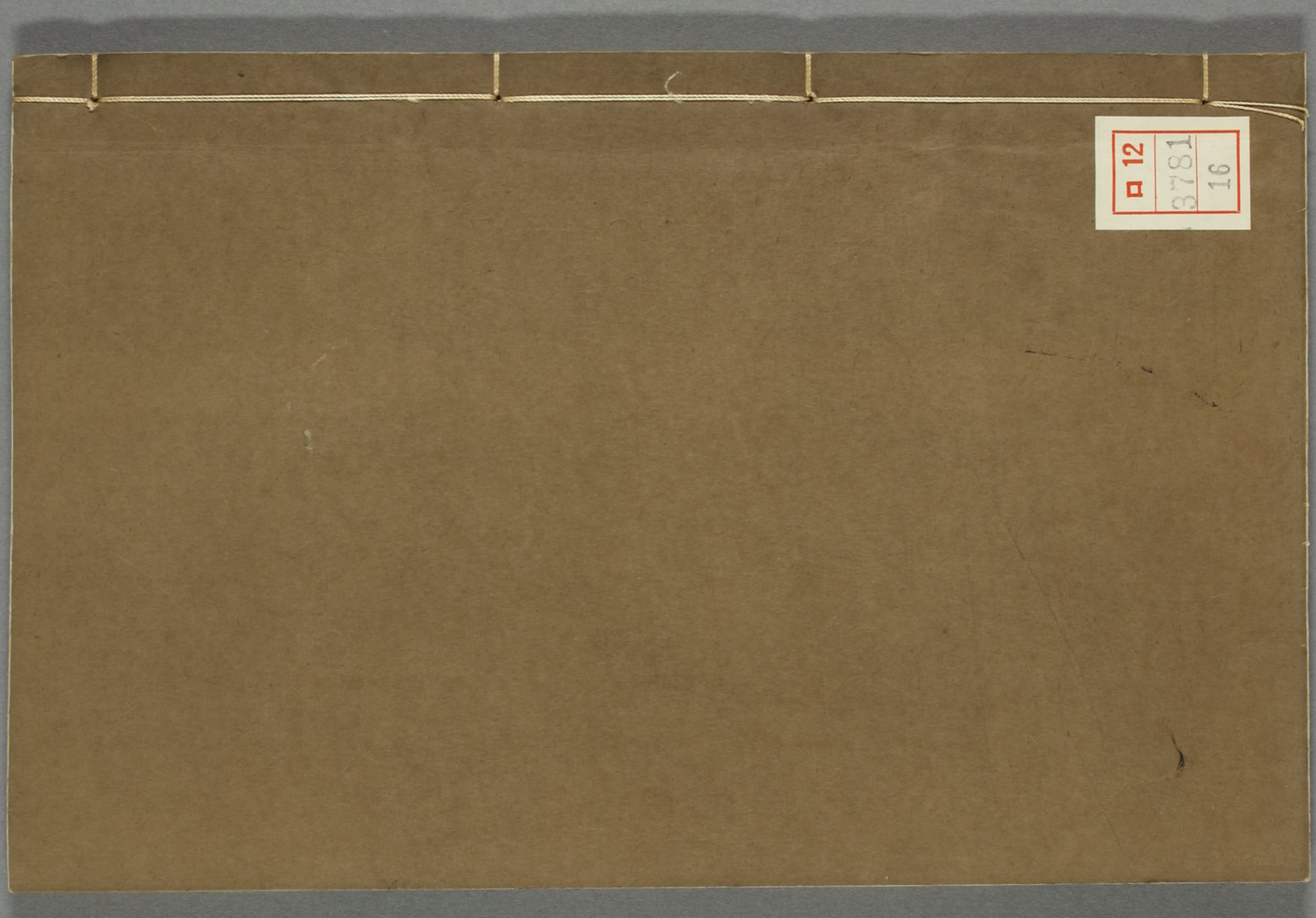

□ 12
3781
16

口12
3781
16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經解第二十六別錄屬通論

此篇凡爲三段首論六經教人之得失次言天子之德終言禮之正國其義各不相蒙葢記者雜採衆篇而錄之者也○古者學校以詩書禮樂爲四術易掌於大卜第爲卜筮之書然春秋時學士大夫多能言其義者春秋者列國之史非獨魯有之晉國語司馬侯曰羊舌肸習於春秋乃使叔嚮傅太子彪楚國語莊王使士亹傅太子箴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爲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是易與春秋亦先王之所以教人者也葢四術盡人皆教而易則義理精微非天資之高者不足以語此春秋藏於史官非世胄之貴或亦莫得

<99-864>

而盡見也孔氏贊周易刪詩書定禮樂脩春秋因舉六者而言其教之得失然其時猶未有經之名孔子沒後七十子之徒尊孔子所刪定者名之爲經因謂孔子所語六者之教爲經解爾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絜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故詩之失愚書之失誣樂之失奢易之失賊禮之失煩春秋之失亂（釋文易良以彼反屬音燭比毗志反）

溫柔以辭氣言敦厚以性情言疏通謂通達於政事知遠言能遠知帝王之事也廣博言其理之無不包易良言其情之無不順洗心藏密故絜靜探賾索隱故精微屬辭者連屬其辭以月繫年以日繫月以事繫日也比事者比次列國之事而書之也失謂不善學者之失也

蔽於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知闕疑故至於誣蔽於廣博易良而不知所反故至於奢蔽於絜靜精微而入於隱怪故失之賊賊害也謂害於正理也蔽於恭儉莊敬而失其所安故至於煩蔽於屬辭比事而妄爲褒貶故至於亂

其爲人也溫柔敦厚而不愚則深於詩者也疏通知遠而不誣則深於書者也廣博易良而不奢則深於樂者也絜靜精微而不賊則深於易者也恭儉莊敬而不煩則深於禮者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

深謂學之而能深知其義也深知其義則有得而無失矣

天子者與天地參故德配天地兼利萬物與日月並明明

照四海而不遺微小其在朝廷則道仁聖禮義之序燕處則聽雅頌之音行步則有環佩之聲升車則有鸞和之音居處有禮進退有度百官得其宜萬事得其序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釋文道音導）

鄭氏曰環佩佩環止玉則比德焉孔子佩象環五寸人君之環其制未聞也鸞和皆鈴也所以爲車行節也韓詩內傳曰鸞在衡和在軾前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居處朝廷與燕處也進退行步與升車也孔氏曰田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吳氏澄曰聖者生知之智無所不通者也序謂言之有次第也愚謂天子之所以德配天地明並日月非求之於遠也亦惟自其一身正之使外無非禮之動而內無非僻之干而已故引詩言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者以明之

發號出令而民說謂之和上下相親謂之仁民不求其所欲而得之謂之信除去天地之害謂之義義與信和與仁霸王之器也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釋文說音悅王徐于況反）

上言其德之具於身此又言其德之施於政者也人君操四者以治民猶人操器以作事有治民之意而無其器則不成所謂徒善不可以爲政也

禮之於正國也猶衡之於輕重也繩墨之於曲直也規矩之於方圓也故衡誠縣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圓君子審禮不可誣以姦詐（釋文圜音圓縣音元○鄭注誠或作成）

鄭氏曰衡稱也縣謂錘也陳設謂彈畫也是故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不隆禮不由禮謂之無方

之民敬讓之道也故以奉宗廟則敬以入朝廷則貴賤有位以處室家則父子親兄弟和以處鄉里則長幼有序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此之謂也（釋文長竹丈反下同）

隆謂尊奉之由謂踐履之方道也禮以敬讓爲道故以之奉宗廟入朝廷處室家鄉黨無所往而不得其宜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昏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舊坊爲無所用而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釋文別彼列反坊音房本又作防）

鄭氏曰昏姻謂嫁娶也壻曰昏女曰姻

故昏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辟之罪多矣鄉飲酒之禮廢則長幼之序失而爭鬪之獄繁矣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衆矣聘覲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諸侯之行惡而倍畔侵陵之敗起矣（釋文辟匹亦反倍音背行下孟反）

鄭氏曰苦謂不至不答之屬孔氏曰倍畔謂倍畔天子侵陵謂侵陵鄰國上經尊重者在前卑輕者在後故先朝覲後昏姻又殊別君臣故先朝覲後聘問此經據人倫急切者在前故先昏姻後聘覲而聘覲合言者以倍畔侵陵其惡相通也愚謂鄉飲酒有正齒位之禮故廢則長幼之序失覲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至於倍畔聘禮廢則諸侯之行惡而至於侵陵

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易曰君子愼始差若豪氂繆

以千里此之謂也釋文遠于萬反差初佳反豪依字作亳釐李其反本又作釐

所引易曰周易無此文史記集解漢書顏師古註皆以爲易緯之辭也

哀公問第二十七別錄屬通論

哀公所問有二前問禮後問政二者非一時之言記者合而記之

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也小人不足以知禮君曰否吾子言之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爲大非禮無以節事天地之神也非禮無以辨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昏姻疏數之交也君子以此之爲尊敬然釋文丈反別彼列反數色角反長竹

節制限也天地之神尊卑不同各以其制限事之若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也疏數謂交際往來或疏或數也哀公言君子謂孔子也孔子言君子謂行禮之君子也君子尊敬此禮故其行之不敢不勉此所以爲教民之本者也

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不廢其會節有成事然後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其順之然後言其喪筭備其鼎俎設其豕腊脩其宗廟歲時以敬祭祀以序宗族即安其居節醜其衣服卑其宮室車不雕幾器不刻鏤食不貳味以與民同利昔之君子之行禮者如此釋文雕本亦作彫備其鼎俎本亦無此句腊音昔幾音祈

會謂會聚其行禮之人節謂品節也喪之月數也方氏慤曰以其所能教百姓所謂以身教者也有成事言教之有成也治其雕鏤文章黼黻以嗣治其器以

嗣其道也鼎俎祭器也豕腊祭物也宗廟祭所也歲時以敬祭祀孝經所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也以序宗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也即安其居者即其所居而安之無事乎改爲也節醜其衣服者節之使各從其類而不至於僭差也自即安其居以下至於食不貳味皆言其以儉爲德也儉者不奪人故能與民同其利愚謂禮貴得中奢則不孫儉則固當時人君僭侈故此言行禮而專歸之於儉蓋所以救時之失所謂國奢則示之以儉也

公曰今之君子胡莫之行也孔子曰今之君子好實無厭淫德不倦怠荒敖慢固民是盡午其衆以伐有道求得當欲不以其所昔之用民者由前今之用民者由後今之君子莫爲禮也釋文好呼報反厭于艷反敖五報反午五故反一音如字王肅作迕當丁浪反

鄭氏曰實猶富也淫放也固猶故也午其衆逆其族類也當猶稱也所猶道也由前用上所言由後用下所言孔氏曰午忤也忤違逆也陳氏澔曰固猶固獲之固言取之力也盡竭其所有也愚謂伐國非人之所欲也況伐有道乎今乃逆而行是求當於一己之欲而不顧民之失其所也禮以恭敬辭讓爲本當時諸侯所行如此則禮之本固已亡矣其將何以行禮哉

孔子侍坐於哀公哀公曰敢問人道誰爲大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君之及此言也百姓之德也固臣敢無辭而對人道政爲大釋文坐才卧反愀又音秋

鄭氏曰愀然變動貌也作猶變也德猶福也辭讓也愚謂人道謂治人之道也固臣自謙言固陋之臣也無辭而對言不辭讓而對也

公曰敢問何謂爲政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君爲正則百姓從政矣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君所不爲百姓何從公曰敢問爲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庶物謂衆事也爲政在於脩身三綱正則身脩道立以之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莫不一於正矣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其序如此

公曰寡人雖無似也願聞所以行三言之道可得聞乎孔子對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至矣大昏既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子興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

敬反舍音捨不親不正一本不皆作弗與音餘下並同

釋文迎逆

似猶也無似猶言不肖也大昏謂天子諸侯之昏也爲國以禮而禮以敬爲本而敬之至極之中尤莫大於大昏也大昏既爲敬之至極故國君雖尊必服冕服以親迎也士親迎服爵弁則親迎皆服其上服公衮冕侯伯鷩冕子男毳冕也益夫婦之道乃父子君臣之所從出從之矣故問所以行三言之道而孔子特以大昏之重告之輔氏廣曰冕而親迎躬親之也躬親之者所以致其親愛之意也是興敬所以爲親也彼以褻爲親者未要其終也惟以敬爲親則愛得其正矣方氏慤曰弗愛則無以相合而疏弗敬則無以相別而褻愛敬之道始於閨門之內夫婦之間及乎廣而充之其愛至於不敢惡於人其敬至於不敢慢於人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

四海故曰愛與敬其政之本與○胡氏安國曰娶妻必親迎禮之正也天子不親迎使卿逆公監之禮也若夫邦君以爵則有尊卑以國則有大小以道塗則有遠邇或迎之於其國或迎之於境上或迎之於所館禮之節也愚謂下文言合二姓之好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朱子以爲通天子而言則天子亦親迎矣春秋十二公皆不書出國迎夫人惟桓公書會齊侯于讙則以齊侯親送女故也然則天子諸侯之昏皆於其國爲館而行親迎之禮與胡氏謂天子不親迎及言諸侯親迎遠邇之差恐皆未然

公曰寡人願有言然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釋文好呼報反

鄭氏曰已猶太也怪親迎乃服祭服先聖周公也朱子曰天地益通天子而言愚謂婦人不與外祭然后夫人鸞繅以爲衣服郊廟之服皆后夫人之所共也故曰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

公曰寡人固 句不固焉得聞此言也寡人欲問不得其辭請少進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出以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釋文焉於虔反○舊以寡人固不固爲句陸氏佃讀寡人固爲句今從之

固陋則不問不得聞孔子此言也益公欲再問而先爲謙辭以發其端也大昏者所以繼祖宗延嗣續故上以

繼先聖之後明其重此又以萬世之嗣明其重也宗廟之禮謂祭祀之禮也宗廟之中君在阼以象日之生於東夫人在房以象月之生於西所謂配天地之神明也直正也言謂教令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不足以服人而致其敬若夫婦之分定則名正言順所出之教令皆合於禮而上而朝廷下而萬民莫敢不敬矣如哀公爲妾齊衰而曰魯人以妻我則其有愧於心而言之不直甚矣故其立也則宗人辭之國人惡之其喪也則有若譏之其何以取敬於人哉物事也物恥謂事之廢壞而可恥國恥謂國之衰弱而可恥也有禮則綱紀立國家安故物恥可振而國恥可興也

孔子遂言曰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愔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如此則國家順矣釋文大音泰

鄭氏曰愔猶至也方氏慤曰三者百姓之象言身與妻子者百姓之象也蓋能敬其身則能敬百姓之身矣以至妻也子也亦莫不然葉氏夢得曰三者君行於上而民效於下故曰百姓之象也百姓象其行莫不敬其身亦莫不敬其妻子所謂愔乎天下也大王愛厥妃至於內無怨女外無曠夫蓋得其政矣

公曰敢問何謂敬身孔子對曰君子過言則民作辭過動則民作則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

鄭氏曰則法也民者化君者也君之言雖過民猶稱其辭君之行雖過民猶以爲法馬氏晞孟曰擬之而後言則無過言議之而後動則無過動言而世爲天下則動而世爲天下法百姓不命而敬恭能敬身之效也能敬身則能立身揚名以顯父母矣愚謂敬於言而無過辭敬於動而無過則則百姓不命而敬恭矣未至於此則必我之敬有未至也故曰如是則能敬其身

公曰敢問何謂成親孔子對曰君子也者人之成名也百姓歸之名謂之君子之子是使其親爲君子也是爲成其親之名也已

方氏慤曰君子者君國子民之稱也達則能居是位窮則能全是德如是則成而無虧矣故曰人之成名也祭義所謂不遺父母惡名者如是而已愚謂君子者道德成就之名已能立身行道以顯父母推本其所從來者未嘗不歸美於其親焉故曰是使其親爲君子也

孔子遂言曰古之爲政愛人爲大不能愛人不能有其身不能有其身不能安土不能安土不能樂天不能樂天不能成其身釋文樂音洛

鄭氏曰有猶保也朱子曰不能有其身謂不能持守其身而陷於非僻安土謂安其所處之位而無外求樂天謂樂循天理講義曰我與人本無有異不能愛人決不能自愛不能自愛則雖有此身猶無有也有其身者知有其身而不至於自棄也不能有其身則心隨放蕩豈能安土不能安土則以欲惡而爲欣戚豈能樂天安土者無適而不自得之謂樂天者以禍福得喪一歸之於天而順之之謂也人能安於平易之地至迫於利害鮮

有不動者是未識樂天之理也故惟樂天而後身之成可必

公曰敢問何謂成身孔子對曰不過乎物

鄭氏曰物猶事也朱子曰家語作夫其行己也不過乎物謂之成身不過乎物是天道也以上下文推之當從家語○周氏謂曰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則凡在我身者雖一毫髮之微莫不具性命之理則求其所以成身者其能過此乎應氏鏞曰物者實然之理也易曰言有物大學言格物蓋性分之內萬物皆備卽物而觀其理尤實仁人孝子不過乎物者卽其身之所履皆在義理之內而不過焉猶大學所謂止於仁止於孝也違則過之止則不過矣夫物有定理理有定體雖聖人豈能加毫末於是哉亦循循然而不過耳愚謂不過乎物則於一事一物莫不有以止乎至善之地而性無不盡形無不踐矣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故不過乎物者是乃天道之本然也

公曰敢問君子何貴乎天道也孔子對曰貴其不已如日月東西相從而不已也是天道也不閉其久是天道也無爲而物成是天道也已成而明是天道也

朱子曰不閉其久當從家語作不閉而能久方氏慤曰物成而功可見故曰已成而明愚謂孔子言不過乎物是天道也故哀公又以天道爲問天道如此君子貴之而其法天也純亦不已篤恭而天下平焉

公曰寡人惷愚冥煩子志之心也

釋文惷如容反一音丁反志依註音識○今按志如字

惷亦愚也冥者暗於理煩者亂於事志猶記也哀公言

己之愚昧不明乃孔子素所志記於心者欲其告以要言而使之易曉也

孔子蹴然辟席而對曰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是故仁人之事親也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是故孝子成身（釋文蹴子六反辟音避）

鄭氏曰蹴然敬貌事親事天孝敬同也孝經曰事父孝故事天明舉無過事以孝事親是所以成身眞氏德秀曰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與孝經明察之指畧同先儒張氏作西銘卽事親以明事天之道大畧謂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卽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盡人之性卽天之克肖子也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爲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譬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其心志而增益其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懼而不怨也卽此推之親卽天也天卽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容有二哉夫事親如天孝子事也而孔子以爲仁人蓋孝之至則仁矣愚謂仁人之事親如事天事天如事親此二語實張子西銘之所自出仁孝無二道事天與事親亦無二理故曰孝子成身

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無如後罪何孔子對曰君之及此言也是臣之福也

罪猶過也哀公既聞孔子之言而自恐其行之不能無過也孔子言是臣之福者以哀公有志於行而勉之也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子張子貢言游侍縱言至於禮子曰居女三人者吾語女禮使女以禮周流無不徧也　釋文女音汝後同本亦作汝語魚據反下同

鄭氏曰退朝而處曰燕居縱言汎說事居使之坐凡與尊者言更端則起愚謂禮經緯萬端故明於禮則可以此周旋流轉而無所不徧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勇而不中禮謂之逆子曰給奪慈仁　釋文中竹仲反

三子侍坐以齒爲序子貢居子張之次越子張之席而

先對也敬以主於中者言恭以見於貌者言敬而不中禮則質勝其文故失於鄙野恭而不中禮則文過其質故失於便給勇而不中禮則不度於禮義而妄動故失於逆亂然野與亂猶爲徑情直行之失給則有務外說人之意故足以奪其本心慈仁之德張釋之所謂徒文具而無惻怛之意也就三子言之則子張之辟於給爲近與

子曰師爾過而商也不及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將何以爲此中者也子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也釋文食音嗣

過不及之義朱子於論語訓之至矣子産於其民能食而不能教猶母之於子親而不尊蓋於仁爲過而於義爲不及者也始言禮乎者設爲疑辭以問之也繼又曰

禮者又爲決辭以答之也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裁制人事之宜而使歸於中者也

子貢退言游進曰敢問禮也者領惡而全好者與子曰然則何如子曰郊社之義所以仁鬼神也嘗禘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鄉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釋文與音餘穆亦作繆音同食音嗣

領猶治也惡者氣質之偏好者德性之美領惡全好猶禮器之言釋回增美也仁者謂行之以至誠惻怛之意而不徒以其文也射謂鄉射鄉謂鄉飲酒吳氏澄曰上言以禮制中損其過益其不及蓋因其氣質之偏而除治之所謂領惡也此言仁鬼神至仁賓客蓋因其德性之美而充周之所謂全好也

子曰明乎郊社之義嘗禘之禮治國其如指諸掌而已乎

是故以之居處有禮故長幼辨也以之閨門之內有禮故三族和也以之朝廷有禮故官爵序也以之田獵有禮故戎事閑也以之軍旅有禮故武功成也是故宮室得其度量鼎得其象味得其節車得其式鬼神得其饗喪紀得其哀辨說得其黨官得其體政事得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得其宜（釋文長竹丈反後皆同量音諒錯七故反本又作措）

鄭氏曰三族父子孫也量豆區斗斛也味酸苦之屬四時有所多及獻所宜也黨類也方氏慤曰戎事閑於無事之日故於田獵言之武功成於尚功之時故於軍旅言之量爲器之大鼎爲器之重大者重者得其宜則小者輕者可知車有六等之數作車之得其式也辨五路之用乘車之得其式也鬼神得其饗若天神皆降地示皆出是矣喪紀得其哀者發於容體聲音言語飲食居處衣服而各得其宜也辨說得其黨若在官言官在府言府在庫言庫之類官得其體若天官掌邦治地官掌邦教之類

子曰禮者何也卽事之治也君子有其事必有其治治國而無禮譬猶瞽之無相與倀倀乎其何之譬如終夜有求於幽室之中非燭何見若無禮則手足無所錯耳目無所加進退揖讓無所制是故以之居處長幼失其別閨門三族失其和朝廷官爵失其序田獵戎事失其策軍旅武功失其制宮室失其度量鼎失其象味失其時樂失其節車失其式鬼神失其饗喪紀失其哀辨說失其黨官失其體政事失其施加於身而錯於前凡衆之動失其宜如此則無以祖洽於衆也（釋文治並直吏反相息亮反倀勅良反）

倀倀狂行不知所如也鄭氏曰祖始也洽合也言失禮

無以爲衆倡始而合和之

子曰愼聽之女三人者吾語女禮猶有九焉大饗有四焉苟知此矣雖在畎畝之中事之聖人已兩君相見揖讓而入門入門而縣興揖讓而升堂升堂而樂闋下管象舞夏籥序興陳其薦俎序其禮樂備其百官如此而后君子知仁焉爲行中規還中矩和鸞中采齊客出以雍徹以振羽是故君子無物而不在禮矣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而管象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相示而已（釋文縣音元中竹仲反還音旋齊本又作齊在細在絲二反）

大饗謂諸侯相饗也大饗有四者金作示情一也升歌清廟示德二也下管象示事三也武夏籥序興四也禮有九而大饗有四則其餘五事不在大饗也事行也識禮樂之文者能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述者之謂明作者之謂聖知此者知禮樂之情者也故雖在畎畝之中體此禮於身而行之而可以爲聖人也縣鐘鼓之縣也興作也入門縣興謂大饗納賓金奏肆夏之三也凡九夏之詩皆以鐘鼓奏之下文獨言金作者以金爲重也閾止也升堂而樂闋者升堂之時主人獻賓賓飲卒爵而酢主人主人又飲卒爵而樂止郊特牲云賓入大門而奏肆夏卒爵而樂闋是也升堂而樂闋下當有升歌清廟一句文脫也象周頌維清之篇也序云維清奏象舞也維清以奏象舞故因謂維清爲象下管象謂堂下之樂以管播維清之詩也武大武之舞也夏籥言大夏之舞執籥以舞也序興者言文武之舞次第而起也入門金奏納賓之樂也升歌下管合舞正樂之三節也正樂有歌管間合四節而惟舉其三者以間歌非樂之所

重而畧之也知仁者知主人以恩意相接上文云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是也和鸞中采齊謂車出迎賓之時奏采齊之詩以爲車行之節而車之和鸞其聲與樂相應也周禮樂師教樂儀行以肆夏趨以采齊車出亦如之此獨言和鸞中采齊者凡車及行步之節門內行門外趨迎賓之時車行宜疾蓋雖門內亦趨故惟言其趨之節也薧振羽皆周頌篇名振羽卽振鷺也王饗諸侯徹時歌薧賓出奏肆夏大司樂大享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是也兩君相見客出奏薧徹時歌振羽降於天子也物事也示情者取金聲之和以示其情之和也示德者清廟以發文王之德也示事者維清以奏象舞所以象文王征伐之事也金作以下覆明四者之禮不言武夏籥序興者文王世子曰下管象舞大武大合樂以事

蓋管象合舞皆所以示事故舉其一以該之也大饗之禮如此故不必親相與言而賓主情意之洽先王功德之盛皆可得而見也○鄭氏曰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詩未聞鏘鳴按此引儀禮燕禮注賈氏公彥曰天子享元侯升歌頌合大雅享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合小雅享臣子歌小雅合鄉樂若兩元侯自相享及五等諸侯自相享皆與天子同鏘鳴按此引周禮鐘師疏愚謂春秋傳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謂納賓之樂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謂升歌之樂也周禮大司樂王出入奏王夏尸出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大饗不入牲其他皆如祭祀則是天子享諸侯其納賓皆

奏肆夏之三不獨元侯矣而穆叔獨言元侯者蓋舉其尤尊者以明其樂之重也此及郊特牲皆言升歌清廟則大饗皆升歌頌也春秋傳謂文王爲兩君相見之樂不云饗則兩君相見者燕也天子饗諸侯及兩君相饗皆升歌頌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升歌大雅天子及諸侯燕諸侯之臣子皆升歌小雅此燕饗尊卑用樂之差也鄭賈以三夏爲升歌之樂又謂燕大國君升歌頌亭五等諸侯升歌大雅其說皆非是又鄉飲酒禮燕禮樂有工歌笙入間歌合樂凡四節而無舞益稷謨言笙鏞以間即繼之以簫韶九成而不言合樂則是樂之輕者間歌之後合樂樂之重者間歌之後合舞合舞即合樂也大饗舞大武諸侯燕臣子舞勺以此差之則天子燕諸侯及諸侯自相燕皆舞象與舞大武則歌周頌維清之篇以奏之舞象則歌周頌維清之篇以奏之勺即籥也籥謂之南籥則歌二南之詩以奏之也然燕禮有不用舞者則升歌大雅者合小雅升歌小雅者合鄉樂蓋合樂所用例降於升歌一等也

子曰禮也者理也樂也者節也君子無理不動無節不作不能詩於禮繆不能樂於禮素薄於德於禮虛釋文繆音謬

鄭氏曰繆誤也素猶質也歌詩所以通禮意也作樂所以同成禮文也崇德所以實禮行也愚謂禮之文至繁然各有其理故不煩樂之情至和然各有其節故不流古人行禮之際每歌詩以見志不能詩將有賦相鼠茅鴟而不知者能不繆於禮乎禮主其減樂主其盈不能樂則有撙節退讓之意而無欣喜歡愛之情其於禮不亦樸素乎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薄於德則無忠信之實

其於禮不爲虛僞乎

子曰制度在禮文爲在禮行之其在人乎

馬氏晞孟曰制度者文之體文爲者制度之用簠簋俎豆所謂制度也升降上下所謂文爲也制度文爲皆禮之法也徒法不能以自行故行之在人輔氏廣曰所謂人者必興於詩成於樂厚於德然後可不然非所謂其人也

子貢越席而對曰敢問夔其窮與子曰古之人與古之人也達於禮而不達於樂謂之素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夫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是以傳於此名也古之人也

輔氏廣曰達謂窮盡其義而無不至也愚謂子貢以夔達於樂而不達於禮故疑其窮然夔之於禮非全不達特不如其於樂深耳可謂之偏未可謂之窮也再言古之人者深明其未可以輕議也

子張問政子曰師乎前吾語女乎君子明於禮樂舉而錯之而已子張復問子曰師爾以爲必鋪几筵升降酌獻酬酢然後謂之樂乎言而履之禮也行而樂之樂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諸侯朝萬物服體而百官莫敢不承事矣（釋文復扶又反樂之音洛）

言而履之曲禮所謂脩身踐言也行而樂之孟子所謂樂則生而至於手舞足蹈也如此則內和外理而以之平治天下不難矣物事也服猶順也萬物服體言萬事莫不順其理也

禮之所興衆之所治也禮之所廢衆之所亂也目巧之室則有奧阼席則有上下車則有左右行則有隨立則有序

古之義也室而無奧阼則亂於堂室也席而無上下則亂於席上也車而無左右則亂於車也行而無隨則亂於塗也立而無序則亂於位也昔聖帝明王諸侯辨貴賤長幼遠近男女外內莫敢相踰越皆由此塗出也（釋文奧又作隩烏報反）

鄭氏曰衆之所治衆之所亂衆之所以治也衆之所亂也目巧謂但用巧目善意作室不由法度猶有奧阼賓主之處也自目巧以下古今常事不可廢改也陳氏澔曰衆之治亂由禮之興廢此所以爲政先禮也目巧謂不用規矩準繩但據目力相視之巧也言雖苟簡爲之亦必有奧阼之處室之有奧以爲尊者所處堂之有阼以爲主人之位也愚謂遠近以地言外內以位言此塗謂禮也

三子者既得聞此言也於夫子昭然若發矇矣若發矇者謂若目不明爲人所發而有所見也鄭氏曰乃曉禮樂不可廢改之意也

孔子閑居第二十九別錄屬通論

孔子閑居子夏侍子夏曰敢問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何如斯可謂民之父母矣孔子曰夫民之父母乎必達於禮樂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無以橫於天下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釋文凱本又作愷又作豈邱在反弟本又作悌徒禮反橫古曠反）

鄭氏曰退燕避人曰閑居凱弟樂易也橫充也愚謂禮樂之原即下文所謂志氣塞乎天地也四方有敗必先知之者此而推於彼謂之致由心而達於事謂之行橫於天下即下文所謂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也由惟其有憂民之實心而其識又足以察乎幾微也蓋聖

人之於天下則於其利達於其患所以維持而安全之者無所不用其極使四海之內無一物不得其所故可以爲民之父母

子夏曰民之父母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五至孔子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哀樂相生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志氣塞乎天地此之謂五至（釋文哀樂音洛）

鄭氏曰凡言至者至於民也志謂恩意也言君恩意至於民則其詩亦至也詩謂好惡之情也自此以下皆謂民之父母者善推其所有以與民共之人耳不能聞目不能見行之在心胸也愚謂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既有憂民之心存於內則必有憂民之言形於外故詩亦至焉既有憂民之言則必有以踐之而有治民之禮故禮亦至焉既有禮以節之則必有樂以和之故樂亦至焉樂者樂也既與民同其樂則必與民同其哀故哀亦至焉五者本乎一心初非見聞之所能及而其志氣之發充滿乎天地而無所不至故謂之五至

子夏曰五至既得而聞之矣敢問何謂三無孔子曰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此之謂三無子夏曰三無既得聞之矣敢問何詩近之孔子曰夙夜其命宥密無聲之樂也威儀逮逮不可選也無體之禮也凡民有喪匍匐救之無服之喪也（釋文近附近之近其依注音基逮大計反選宣面反）

無聲之樂謂心之和而無待於聲也無體之禮謂心之敬而無待於事也無服之喪謂心之至誠惻怛而無待於服也三者存乎心由是而之焉則爲志發焉則爲詩

行之則爲禮爲樂爲哀而無所不至蓋五至者禮樂之實而三無者禮樂之原也宥宏深也密靜謐也其詩作基基者積累於下以承籍乎上者也此詩周頌昊天有成命之篇言成王夙夜積德以承籍乎天命者甚宏深而靜謐無聲之樂之意也逑逑詩作棣棣閑習之意此詩邶風柏舟之篇言仁人之威儀無不閑習而不可選擇無體之禮之意也匍匐手足並行之貌此詩邶風谷風之篇言凡民非於己有親屬然聞其喪則匍匐而往救無服之喪之意也

子夏曰言則大矣美矣盛矣言盡於此而已乎孔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之服之也猶有五起焉

服猶行也言行此三無也起猶發也言君子行此三無由內以發於外由近以及於遠其次第有五也

子夏曰何如孔子曰無聲之樂氣志不違無體之禮威儀遲遲無服之喪內恕孔悲無聲之樂氣志既得無體之禮之禮上下和同無服之喪施及四國無聲之樂氣志既從無體無體之禮日就月將無服之喪純德孔明無聲之樂氣志既起無體之禮施及四海無服之喪施于孫子

六反閔音問下令聞同　釋文施以豉反畜許

氣志不違者言其發之中節而無所乖戾也既無乖戾則合於理矣故曰既得得謂得於理也既得於理則順於民矣故曰既從從順也既順於民則著聞於四方矣既著聞乎四方則民之氣志皆起而應之矣威儀遲遲行禮以和而從容不迫也和而有節則又見其翼翼而嚴正矣禮達而分定則上下和睦而齊同矣上下既一

於禮則曰有所就月有所將而行之不倦矣人皆行禮不倦則道德一風俗同而施及四海矣內恕孔悲者以己度人而實致其惻怛慈愛之意也既有愛人之心則必有及物之恩而施及於四國矣既有及物之恩則民有被恩之實而可以養畜萬邦矣恩足以畜萬邦則其德純一而顯明矣德既甚顯明則不惟及於當時而又施及孫子使後世亦蒙其澤矣蓋禮樂之原於一心而橫乎天下者如此

子夏曰三王之德參於天地敢問何如斯可謂參於天地矣孔子曰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子夏曰敢問何謂三無私孔子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斯三者以勞天下此之謂三無私其在詩曰帝命不違至於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齊昭假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是湯之德也

釋文炤音照本亦作照湯齊依注音躋亦作躋子兮反詩如字旧齊側皆反詩作躋假音格祇諸夷反

勞勞來也詩商頌長發之篇曰齊詩作曰躋躋升也朱子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使爲法於九州也愚謂引詩以證湯有無私之德故帝命之使爲法於天下也

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呂氏大臨曰此衍神氣風霆四字

鄭氏曰言天之施化收殺地之載生萬物非有所私也愚謂此言天地之無私也神氣五行之精氣也露生謂露見而發生也天以四時運於上地以神氣應於下播

五行於四時也雨及霜露降於天雷霆出乎地而風則鼓盪於天地之間故於天地皆言之乾資始故言風雨霜露舉其所以施之者而已坤資生故言品物露生而究其功用之著焉無非教者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莫非天地無私之政教也

清明在躬氣志如神者欲將至有開必先天降時雨山川出雲其在詩曰嵩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此文武之德也

釋文者市志反翰胡旦反徐音寒

者欲謂所願欲之事也聖人之所願欲者德澤之及於民也人之德本清明惟其有物欲之累也故不能無所蔽聖人無私故其德之在躬者極其清明合於神明而能上格乎天焉其於所願欲之事但爲之開其端而天必先爲生賢臣以輔佐之猶天之將降雨澤而山川先爲之出雲也詩大雅嵩高之篇甫甫侯穆王時賢臣申伯宣王時賢臣此詩宣王時尹吉甫送申伯所作而記者引之以證文武之事斷章之義也

三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詩云明明天子令聞不已三代之德也弛其文德協此四國大王之德也子夏蹶然而起負牆而立曰弟子敢不承乎

釋文弛徐式氏反一音式支反皇作施大音泰蹶居衛反徐音厥

鄭氏曰弛施也協和也大王文王之祖周道將興始有令聞承奉承不失隊也起負牆者所問竟辟後來者孔氏曰三代所以王天下者必父祖未王之前先有令聞也以其無私故令聞不已詩本作矢其文德矢陳也言宣王陳其文德和協此四方之國此云弛其文德弛施

也言大王施其文德和此四方之國三代之王前文唯云湯與文武不稱夏者以夏孫禹後有天下治水過門不入無私事明殷周以戰爭取天下恐其有私故特舉之愚謂令聞者無私之德之著見而不可掩者也先其令聞謂先有令聞爾非謂三代之王先以令聞爲務也然三王皆有令聞而周之積累尤久故又引詩以明大王之德以見周之先有無私之德者不獨文武已也

禮記卷四十九終

黃巖族裔孫贊清校梓

禮記卷五十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　孫希旦集解

坊記第三十　別録屬通論

此篇言先王以制度坊民之事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釋文辟亦反坊音防徐扶訪反○今按辟字張子讀爲譬譬喻之譬今從之）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命謂教令愚謂辟讀爲譬君子之道所以坊民之失譬如水之有坊所以止水之放決也民之所不足者德也民不足於德則入於邪辟故先王設爲制度以坊之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所以深明坊之不可廢也禮以教之於未然故曰坊德坊其悖於德也刑以治之於已犯故曰坊淫坊其入於淫

也命謂政令命以禁之於將發故曰坊欲坊其動於欲也君子之坊民以禮爲本而刑與政輔之篇中所言皆以禮坊民之事也○陸氏佃曰命以坊欲孟子所謂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應氏鏞曰天理人欲相與消長欲動情勝人欲熾盛而有餘天理消滅而不足禮坊其所不足制其所有餘性之善爲德禮以坊之而養其源性之蕩爲淫刑以坊之而遏其流出德則入於淫故出禮則入於刑聖人坊民之具至是盡矣然人之欲無窮非防閑所可盡聖人於是有命之說焉命出於天各有分限以是防之則覬覦者塞羨慕者止而欲不得肆矣詩曰抱衾與裯寔命不猶苟不知命有貴賤則賤妄進御求逞其欲何能盡其心乎愚謂命字鄭氏之說爲確宋時諸儒皆以爲子罕言命之命其義亦通○孔氏曰此篇凡三十九章三十八章悉稱子云唯此一章是一篇總要故特稱子言之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 驕慊口簟反○鄭注慊或爲嫌 釋文喬音驕本亦作

鄭氏曰約猶窮也節文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之級也慊恨不滿之貌也孔氏曰聖人之制富貴制爲富貴貧賤之法也不云貧賤文畧也富不足以驕者制富者居室丈尺俎豆衣服之事皆有法度不足至於驕也貧不至於約者制農田百畝桑麻自贍比閭相賙不令至於約也貴不慊於上者制其祿秩隨功而施則貴臣無復恨君爵祿之薄也不云賤者從可知也方氏慤曰

家富不過百乘所以制富而不使之驕匹夫爰田百畝所以制貧而不使之慊輔氏廣曰慊謂滿足貴不慊於上如滿而不溢高而不危之意愚謂慊有不滿之義孟子吾何慊乎哉是也又有滿足之義孟子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是也此慊字鄭氏以不滿解之方氏輔氏以滿足解之義皆可通

予云貧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釋文好呼報反幾居豈反乘繩證反）鄭氏曰甯安也大族衆家恒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一孔氏曰千乘之國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按周禮公五百里侯四百里則是過千乘云不過千乘者其地雖廣其兵賦唯千乘故論語註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子男之城五里其大都三國之一爲百雉也但國城之制凡有三義鄭之此註子男五里則侯伯七里公九里天子十二里又鄭駁異義云天子城九里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此云百雉者謂侯伯之大都杜預同焉與鄭此註異也於時卿大夫亦多畔而言諸侯者舉其重也○馬氏融曰司馬法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出革車一乘千乘之賦其地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唯公侯之

封乃能容之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邢氏昺曰云居
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
者百方三百里者三三而九則爲方百里者九合成方
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
一也又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
長百里引而接之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
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
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方十六里者一
爲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歸割方百里者爲六分餘
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
猶餘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
里兩邊則每邊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者按周禮大司徒云諸公
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方四百里諸伯之
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男之地
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
伯子男自方三百以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
乃能容之制國不過千乘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故云
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
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釋文別彼列反下同朝直遥反
孔氏曰疑謂是非不決用禮以章明之微謂幽隱不著
用禮以分別之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
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
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釋文相息亮反盍音渴徐苦蓋

反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盡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昏明況於臣之僭君也孔氏曰此逸詩也夜是闇時盡旦必欲求明欲反夜而爲晝猶臣之奢僭欲反臣而爲君愚謂大夫之家臣稱大夫亦曰君左傳司徒老祁慮癸謂南蒯曰羣臣不忘其君此謂季氏爲君也又晉祁盈之臣曰慙使吾君聞勝與臧之死也以爲快此稱盈爲君也又宋司馬命其徒攻桓氏其新臣曰從吾君之命此稱皇野爲君也然但稱於其臣至他人稱之則不然故曰大夫不稱君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釋文弒音試本又作弑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恒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釋文自此以下子云本或作子曰

鄭氏曰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祿則近廉愚謂人不甘於貧賤而必求富貴爭亂之所由起也富與貴不以其道得之不處焉貧與賤不以其道得之不去焉則退讓之道著而爭亂之禍息矣君子不使食浮於人不以非道而處富貴也常使人浮於食不以

非道而去貧賤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巳斯亡

鄭氏曰犯猶偕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邃豆有加貴秩異者愚謂觴酒盛酒於觴也豆肉盛肉於豆謂庶羞胾炙之屬也酒肉所以養老老者宜美少者宜惡若鄉飲酒義云五十者二豆六十者三豆是也衽席謂享燕所設之席也朝廷之位謂人君視朝卿大夫士所立之位也席位尊卑不同皆所以爲君臣貴賤之別於衽席言犯貴於朝廷言犯君互見之也讓而受惡讓而坐下讓而就賤皆君子躬行禮讓以示民而民猶不免於有所犯也引小雅角弓之詩以證犯貴犯君之事也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偕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偕死而號無告（釋文偕音佩畜許六反毛詩作勗）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愚謂亡謂出在國外者存謂在國者仕者之子孫恒世其祿先死而後生也臣有故而去君三年不收其田里先亡而後存也偕謂死而背之也託猶寄託也若孟子言託其妻子於其友是也詩邶風燕燕之篇莊姜送歸妾戴嬀之詩也先君謂莊公畜詩作勗勉也寡人莊姜自謂也莊姜言戴嬀恒勉己思念莊公引之以證不偕死之義也號無告

謂負人之託使老弱呼號而無所告訴也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人謂有德之人也人君貴尚有德而不愛其爵祿則人知爵祿之不可以無德受也故皆興起於禮讓人君貴尚技能而不愛其車服則人知車服之不可以無能得也故皆興起於技藝約寡也君子尚德而不尚言故約言約言者讓也小人尚言而不尚德故先言先言者不讓也鄭氏曰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釋文施始豉反）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愚謂犯猶左傳衆怒難犯之犯言不順於民之心也上不酌民言則乖戾而至於犯民下不天上施則怨怒而至於作亂民者至愚而不可欺至弱而不可勝信則有不敢欺之心讓則有不求勝之意如是則民感其德而所以報之者重矣引大雅板之詩以證酌民言之意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釋文履如字毛詩作體○今按履讀爲體）爭見於事怨在於心怨亡則不止於不爭矣履詩作體謂兆卦之體也引詩言爾之卜筮本無咎言而致咎者在己以明過則稱己之意此與詩之本義不同蓋斷章取之爾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記藏父母之過讙當爲歡
愚謂引高宗者周書無逸篇述殷高宗之事也不言謂
不出教令也讙書作雚喜悅也言高宗居喪三年不言
不欲遽出教令以改父之所行是以既言而人喜悅之
也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
不匱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論語
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
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此
所謂不倦匱乏也孝子無乏止之時愚謂父母之命雖
不合於理爲人子者且當從之而不可遽有忿怒之心
又當幾微以諫而不可怠倦雖父母不悅至於勞之而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
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釋文度徒洛反毛詩作宅
讓善者以善相讓則又不止於無怨而已陳氏澔曰詩
大雅文王有聲之篇言武王以龜爲正而成此鎬京是
武王不自以爲功而讓之龜卜也故引以爲讓善之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
猷入告爾君於內女乃順之於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
德於乎是惟良顯哉釋文於乎音烏下火吳反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
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
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釋文大音泰弛式豉反讙依註音歡火官反

不可以怨也孝子不匿言人子之諫父母雖不見從而不敢乏止也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釋文綽昌灼反瘉羊主反）孔氏曰因睦以合族者言君子因親睦之道以會聚宗族爲燕食之禮詩小雅角弓之篇令善也瘉病也言有德之人善於兄弟綽綽然有寬裕無德之人不善兄弟交相爲病害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釋文上衣字於既反）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已位等陳氏澔曰廣孝謂敬之同於父亦錫類之義也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釋文養羊尚反）

何以辨者言何以別於小人也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釋文辟必亦反）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孔氏曰書太甲三篇伊尹戒太甲之辭辟君也忝辱也言爲君不自尊高而與臣下相褻則辱其先祖若爲人父不自尊嚴而與卑下相瀆亦辱累其先祖也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石經猶下有有字）

不稱老爲其感動親也不言慈嫌以恩望其親也鄭氏曰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釋文長丁丈反）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尊事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

鄭氏曰祭器籩豆簠簋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不以非廢禮不以美沒禮言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引易以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引詩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肴亦以觀威儀講德美愚謂食有宜於菲而薄者有宜於美而豐者而莫不以禮爲重焉食薄而禮不行則禮廢而不存奠食美而禮不逮則禮沒而不見矣食者利之所在禮者義之所出君子於飲食之際務於行禮而不惟其物之厚薄凡以重義而輕利而已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教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爵而禮成眾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釋文齊側皆反醍音體度如字法度也徐徒洛反）

戒謂散齊也承事也過之者趨走謂爲君尸者大夫士見之則下車而趨走也蓋尸乃神象故齊戒以承之趨走以避之教民以敬事其祖考也醴酒醴齊也醍酒醍

齊也澄清也澄酒三酒也醴齊醍齊味薄而在室堂三酒味厚而在堂下示民以不淫於味也尸飲三謂大夫士祭禮饋食之後主人主婦賓長各酳尸而爲三也衆賓飲一謂主人於衆賓唯一獻之也尸尊故得獻多賓客卑故得獻少示民以上下之分也因祭祀之酒因聚其宗族於宗廟而獻酬之教民以和睦也堂上觀乎室言堂上之人觀乎在室之人以爲法也堂下觀乎上言堂下之人觀乎堂上之人以爲法也卒盡也引小雅楚茨之詩以證祭祀之禮無不盡得其度也○孔氏曰禮運云醴酪在戶此云在室不同者在戶之內則是在室也愚謂特牲禮尊於戶東少牢禮尊於房戶之間以禮運及此記推之天子諸侯之祭其盎齊之尊蓋當特牲少牢禮設尊之處在室戶外之東泛齊醴齊設於室內而在盎齊之北禮運云醴酪在戶則醴齊在室戶內之東而泛齊又在其北也醍齊沈齊設於堂上而在盎齊之南醍齊之尊蓋當燕禮設尊之處在東楹之西而沈齊又在其南也五齊之上又有鬱鬯禮運云元酒在室謂鬱鬯也鬱鬯又當在泛齊之北則在北墉下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偕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薨而不葬者（晚反○鄭注阼或爲堂）（釋文飯戶）

喪至葬而送死之事乃畢故自內而外每加以遠所以爲卽事之漸也殷人弔於壙既窆而弔也周人弔於反哭而弔也蓋以尸柩既藏孝子哀慕迫切故從而弔

之所以示民不偕其親也卒終也死爲人之終事反而亡焉失之矣哀痛之情於是爲甚故弔於壙者不如弔於家者之情文爲尤盡也諸侯五月而葬麤而不葬謂不能如期而葬也趙氏汸曰周末文繁禮備葬或有缺則不敢以葬期告諸侯坊記云諸侯猶有麤而不葬者謂不成喪也是故諸侯不書葬非皆由魯不會苟其國葬不以禮而不以葬期來告亦無由往會之爾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釋文殺音弒）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愚謂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至反哭猶然爱弔之禮皆在阼階下惟反哭爱弔則在西階上蓋西階之上殯之所在今上堂而不見孝子之哀於是爲甚故不忍離其所而於此爱弔也此二者皆所以追孝於其親也未沒喪不稱君謂史册所書也以下文引春秋推之當云未踰年不稱君記者之誤爾

蓋一歲不二君未踰年而稱君則是急於爱國而有爭奪其父之心矣奚齊及卓皆晉獻公之子春秋僖公九年秋九月晉侯佹諸卒冬晉里克弒其君之子奚齊奚齊不稱君立未踰年也十年春正月里克弒其君卓卓稱君已踰年也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唯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

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釋文弟音悌饋本又作餽音同）

孝以事君謂以事親之孝事君也弟以事長謂以事兄之弟事長也鄭氏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謀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曰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唯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喪君三年示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恩不重其服至尊不明有猶專也不敢有其身私其財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不敢有其室臣亦統於君也車馬家物之重者孔氏曰不貳者不敢自副貳於其君謂與尊者相敵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釋文行下孟反○鄭註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

鄭氏曰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財幣帛也利猶貪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丙也孔氏曰先相見是先事後幣帛是後祿愚謂禮之先幣帛若聘禮先執圭以聘而後用束帛加璧以享也辭賓主相接之辭表記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是也行情謂用幣帛以致其情也賓主相接先有辭以相通然後執贄以相見既相見然後用幣帛以致其情先財而後禮無辭而行情則是不務行禮而唯以貨財爲尚故民化之而有貪利爭奪之心也君子於有饋者不能見則不視其饋者爲其不能行禮而徒取財

也易無妄六二爻辭云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無
凶字此蓋衍文也爾雅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
歲曰畬菑謂始墾之而菑殺其草木也畬謂既耕之而
其土舒緩也引易言不耕則不得穫不菑則不得畬以
喻爲其事而後獲其利先事而後祿之意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
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
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
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釋文遺唯
賜反又才計反葑
芳容反菲芳尾反
孔氏曰不盡利以遺民謂不盡竭其利而以餘利遺與
民也詩小雅大田之篇言歲時豐稔田稼既多穫刈促
遽彼處有遺秉把此處有不斂之穧束與寡婦捃拾以
爲利證以利遺民也愚謂仕則不稼者仕而受祿則不
得復稼穡也田則不漁者田獵取禽則不得復漁故魯
隱矢魚臧僖伯諫之食時不力珍者食四時之利則不
得力求珍羞周禮王珍用八物王制八十常珍蓋珍物
唯天子及養老用之士大夫不得常食也大夫得食羊
士得食犬則不得復坐其皮然則古者燕居之席蓋有
以皮爲之者與葑蔓菁也菲蕘類也下體根也引邶風
谷風之詩言采葑菲者既取其葉無得兼取其根以證
不盡利之義此與詩之本義不同亦斷章之法爾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
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
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
之何匪媒不得蘩麻如之何橫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

父母釋文別彼列反取七樹反從子容反告音谷○按伐柯詩作析薪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獻猶進也愚謂淫貪也謂貪於色男女無別則族姓不明故嫌疑生也無媒不交男女行媒然後交相知名也幣納徵之幣也納徵而昏禮成然後行親迎之禮執贄以相見也自獻其身謂不待媒妁幣聘而奔人者詩齊風南山之篇引之以證昏姻之禮必待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也○孔氏曰自此以下總坊男女淫欲之事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釋文去起呂反

去夫人之姓曰吳者春秋於取夫人皆書其姓如取齊女則曰夫人姜氏至自齊是也昭公取於吳爲同姓故諱書其姓但云夫人至自吳也然今春秋無此文此所引蓋魯史之舊文而孔子已刪之者也其卒曰孟子卒者孟子宋姓也凡春秋於夫人之喪曰夫人某氏薨昭公諱取同姓謂之吳孟子使若宋女者然故哀十二年昭夫人薨經但書孟子卒蓋因昭公之所稱者而書之也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釋文殺音弒一音如字繆音穆

祭時男女得交爵特牲禮主婦獻尸并獻祝及佐食賓長獻尸致爵於主婦是也蓋祭事嚴敬不嫌也陽繆疑二國名淮南子繆作蓼古者於大賓客其敬之與祭祀同必皆夫婦親之故天子饗諸侯及諸侯相饗后夫人皆與於獻賓內宰凡賓客之祼獻瑶爵皆贊是也繆侯

饗陽侯陽侯說其夫人遂滅其國而竊之蓋若楚文王之取息嬀然也由是而大饗廢夫人之禮使人攝之而已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違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釋文見賢遍反辟音避）

鄭氏曰大故喪病愚謂色厚於德謂好色厚於好德也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違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釋文好呼報反違于萬反佚本又作逸）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內取於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也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寡婦不夜哭嫌思人道也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者嫌媚暱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於族犯非如匹也愚謂好德如好色者言人好德之心當如好色之誠也婦人之疾或有不可以語人者故不問之亦爲其相褻故也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釋文迎魚敬反）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愚謂親迎之禮壻與主人揖讓升堂再拜奠鴈母立於房戶外之西南面是見於舅姑也女出房父西面戒之母南面戒之壻降出而婦從是承子以授壻也父戒之曰夙夜無違宮事恐其女於

室家之事有違也不至謂男親迎而女不行若陳風東門之楊之所刺是也父母欲女無違於其夫而婦乃有不隨夫以行者則其不能承順其夫又不待言矣

中庸第三十一 朱子章句

禮記卷五十終

承嘉後學生員湯溥仁校柔

禮記卷五十一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脩 國史館纂脩孫希旦集解

表記第三十二 別錄屬通論

程子曰表記亦近德其言正朱氏申曰仁者天下之表也此篇記孔子言仁爲詳故以表記名篇愚謂此篇凡爲八支自首章至第九章爲第一支言君子持身莊敬恭信之道而言敬之義爲詳自第十章至第十六章爲第二支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自第十七章至第二十三章爲第三支專明仁之道自第二十四章至第二十七章爲第四支專明義之道自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七章爲第五支以虞夏殷周之治明凱弟君子之義自第三十四章至第四十五章爲第六支明事君之道自第四十六章至第五十章爲第七支明言行之要自第

五十一章至第五十五章爲第八支明卜筮之重孔疏云此篇稱子言之者八皇氏云皆是發端起義事之頭首記者詳之下更廣開其義或曲說其理則直稱子曰今按後世雖有作者一章結前章凱弟君子之義非發端之辭而稱子言之曰君子不以辭盡人一章與前數章不相蒙乃更端之辭而稱子曰豈傳寫之誤與

子言之歸乎君子隱而顯不矜而莊不厲而威不言而信歸乎者孔子道不行而思歸之辭也隱而顯者言君子雖隱處於下而道德顯著也君子不待矜持而自然莊敬不待嚴厲而自有威儀不待言語而人自信之蓋其道德之盛如此此所以雖隱而顯也

子曰君子不失足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口於人是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憚也言足信也甫刑曰敬忌而罔有擇言在躬尚書無而字

不失足故貌足畏不失色故色足憚不失口故言足信上章所言聖人之盛德自然而然者也此章所言則學者持守省察之事也甫刑尚書呂刑篇忌戒也罔無也罔有擇言在躬謂所言皆合於道不可擇而去之也

子曰禓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

燕居恆襲玉藻謂不文飾也不禓是也行禮則改襲而禓若禮之至重則又改禓而襲蓋禮以變爲敬若相因則瀆瀆則不敬矣

子曰祭極敬不繼之以樂朝極辨不繼之以倦反倦本又作勌

釋文樂音洛朝直遥

樂謂歡樂若燕飲之禮脫屨升坐而無不醉也祭禮雖有旅酬無算爵然皆立而飲酒不若燕禮之歡樂也辨

謂辨治祭以奉事鬼神始終貴乎敬樂則不足於敬矣

朝廷政事之所出始終貴乎辨倦則不足於辨矣

子曰君子愼以辟禍篤以不揜恭以遠恥釋文辟音避遠于萬反

篤謂篤厚也揜者困迫之意易曰困剛揜是也人能敬愼則擇地而蹈而可以辟禍患矣人能篤厚則誠以感人而不至於被困迫矣人能恭敬則人亦敬之而可以遠恥辱矣

子曰君子莊敬日強安肆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躬儳焉如不終日釋文儳徐在鑑反又仕反○鄭注肆或爲褻

程子曰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應氏鏞曰收斂則精神內固操存則血氣不浮故日進於強宴安則物欲肆行縱肆則虛體懈弛故日至於偷儳然差錯不齊之貌心無所檢束故儳焉散亂內亦拘迫故如不終日也君子主一以直內無斯須之不莊不敬則心廣體胖何至於如不終日乎

子曰齊戒以事鬼神擇日月以見君恐民之不敬也釋文齊側皆反見賢遍反

鄭氏曰擇日月以見君謂臣在邑境者

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

鄭氏曰怵於無敬心也愚謂小人好相狎暱侮慢不知畏死亡也而死亡恆及之此愼以辟禍之反也

子曰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毋相褻也易曰初筮告再三瀆瀆則不告釋文三息暫反又如字

鄭氏曰辭所以通情也禮謂摯也春秋傳曰古者諸侯有朝聘之事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也愚謂辭賓主相接之辭若士相見禮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

某見是也禮謂執贄以相見也相接必以辭相見必以
禮者恐其輕於相見而至於褻也蓋罕見則尊嚴尊嚴
則相敬交之所以全也數見則狎習狎習則相褻交之
所以離也引易蒙卦之辭言人再三相見則至於不相
告語也

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義者天下之制也報者天下之
利也

鄭氏曰報謂禮也禮尚往來孔氏曰仁爲行之盛極故
爲天下之儀表義宜也制謂裁斷於事也呂氏大臨曰
天下有道所謂德怨之報者皆出於天下之公而已有
德者報以官有功者報以賞所謂以德報德民知所勸
矣傷人者報以刑滅人者報以殺所謂以怨報怨民知
所懲矣愚謂呂氏以報爲德怨之報是也德怨之報得
其公則人皆知怨之不宜樹而競於德矣故曰天下之
利○此下七章兼明仁義報三者之道也

子曰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詩曰
無言不讎無德不報大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
無以辟四方釋文大音泰無能胥以寧尚書作罔克胥匡以生辟音壁

勸者勉於施德懲者戒於樹怨引大甲言君能安其民
則民能戴其君以德報德之義也

子曰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德則刑戮之民也
呂氏大臨曰以德報怨雖過於寬而本於厚未害其爲
仁也以怨報德則反易天常天下之亂民法所當誅者
也愚謂寬猶容也以德報怨則天下無不釋之怨矣雖
非中道而可以寬容其身亦仁之一偏也若以怨報德
則爲人情之所共忿而刑戮必及之矣

子曰無欲而好仁者無畏而惡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議道自己而置法以民

鄭氏曰一人而已喻少也呂氏大臨曰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所謂性之者也安仁者也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則非聖人不足以性仁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則衆人皆可以爲仁以聖人所性而議道則道無不盡以衆人所能而制法則法無不行

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仁畏罪者強仁釋文知者音智

呂氏大臨曰仁者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者也知者利仁有欲而好仁者也畏罪者強仁有畏而惡不仁者也三者之功同歸於仁而其情則異此堯舜性之湯武身之五霸假之所以異也功者人所貪也假之者有之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湯武之舉不過乎是而其情則不同故其仁未可知也過者人所避也有不幸而致焉周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過於愛兄而已孔子對陳司敗以昭公知禮過於諱君而已皆出於情而無僞故其仁可知愚謂功者人之所有心而勉之者也故與仁同功未足以知其情之異也過者人之所無意而失之者也故與仁同過而後其仁可知觀人者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也安仁者與仁爲一者也利仁者眞知仁之可好而必欲得之者也畏罪者強仁自恐蹈於不仁之罪而勉力於爲仁者也論語言好仁者也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強仁者也

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義也厚於仁者薄於義親而不尊厚於義者薄於仁尊而不親

吳氏澄曰用動作之便右優而左稍劣仁者中心所具之德體也道者事物所由之路用也仁右道左猶云禮先樂後志至氣次云爾仁之爲體以此心之在人者言故曰人也道之爲用以事物之義理而言故曰義也人之氣稟得生物之氣多者仁厚而義薄得收物之氣多者義厚而仁薄仁者溫然之慈惠故人親愛之義者截然之裁制故人尊敬之

道有至義有考至道以王義道以霸考道以爲無失（釋文道有至義依注讀爲有至有義王于況反）

鄭氏曰此讀當言道有至有義有考字脫一有耳有至謂兼仁義者有義則無仁矣呂氏大臨曰至道者至於道之極不可以有加也故以王義道者揆道而裁之制節謹度可以有國而長諸侯故以霸考道者必稽古昔稱先王所謂非法不言非道不行雖未達道亦庶幾乎不失矣馬氏晞孟曰考道非體道者也惟稽考而已故止於無失應氏鏞曰至道卽仁也至道渾而無迹故得其渾全精粹以爲王義道嚴而有方故得其裁制割斷而爲霸盡稽考之道而事無輕舉亦可以無失矣

子言之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中心憯怛愛人之仁也率法而強之資仁者也詩云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數世之仁也國風曰我今不閱皇恤我後終身之仁也（釋文憯七感反怛我旦反芑音起今毛詩作我躬）

鄭氏曰資取也數與長短小大互言之耳性仁義者其數長大取仁義者其數短小孔氏曰言仁有數則義亦

有數義有長短小大則仁亦有長短小大互言之耳呂氏大臨曰中心憯怛仁發於性者也率法而強之外鑠於仁者也以其誠心愛人故曰愛人之仁以其有取於外故曰資仁此所發淺深之數也數世之仁終身之仁此所施遠近之數也故曰仁有數義有長短小大者義無定體長短小大唯其所宜而已如孔子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是也故曰義有長短小大此章論仁而兼及義者蓋仁之數是亦義也

○此下七章專明仁之道也

子曰仁之爲器重其爲道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致也取數多者仁也夫勉於仁者不亦難乎是故君子以義度人則難爲人以人望人則賢者可知已矣釋文勝音升度徒洛反

呂氏大臨曰仁爲器重爲道遠隨其所舉之多少所至之遠近皆可以謂之仁故管仲之功微子之去箕子之囚比干之死皆得仁之名語仁之盡則堯舜其猶病諸此仁所以取數之多也舉莫能勝行莫能致勉之者之爲難也以義度人者盡義以度人者也以人望人者舉今之人以相望也盡義以求人非聖人不足以當之故難爲人舉今之人以相望則大賢愈於小賢小賢愈於不賢故賢者可知已矣此亦以數而言仁也愚謂仁之取數多故人皆可以與於仁然非勝其重致其遠則不足以盡仁之道故勉於仁者難其人也陸氏佃曰以義度人若春秋是也齊桓晉文皆罪人也以諸侯望之可謂賢矣故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

子曰中心安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惟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釋文輶音酉一音由

鮮息淺反

引大雅烝民之篇言安仁者少其有能至之者又非有待於人之助也

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釋文仰止本或作仰之景行下孟反行止也斃音弊本又作弊○按行字朱子讀如字今從之

朱子曰景行大道也高山則可仰大道則可行愚謂鄉道而行仁以爲己任也廢謂廢竭中道而廢若所謂既竭我才言其力之廢竭而無餘也年數之不足謂既老而將來之年少也俛焉用力之篤而無他顧之意此言其欲罷不能死而後已也詩之於仁如此此所以能勝其重而致其遠與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過易辭也

釋文易以豉反

呂氏大臨曰仁者之心公衆人之心私公則所好者兼容博愛私則所好者克伐怨欲此人人失其所好者也心誠鄉仁雖有過差其情則善不待辭而辨矣故曰仁者之過易辭愚謂仁之爲道人莫不知其可好此秉彝好德之心也然鮮能勝其重致其遠此所以人人失之也辭猶解免也仁者有過如日月之食人皆見之未嘗有自解免之意然人皆知其心之無他故易辭

子曰恭近禮儉近仁信近情敬讓以行此雖有過其不甚矣夫恭寡過情可信儉易容也以此失之者不亦鮮乎詩曰溫溫恭人惟德之基

釋文近附近之近

呂氏大臨曰恭則不侮得禮之意近乎禮矣儉則不奪

得仁之意近乎仁矣言語必信存心正行近乎情矣三者之行以敬讓行之雖有過差其情則善故不甚矣不侮人則人亦不侮斯寡過矣近乎情則不志乎欺斯可信矣不奪人則知足斯易容矣如是而失之者鮮可與進於德矣愚謂仁者德之全也引大雅抑之詩言人能有上三者之行則可以爲德之基而漸進於仁也

子曰仁之難成久矣唯君子能之是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聖人之制行也不制以已使民有所勸勉愧恥以行其言禮以節之信以結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朋友以極之欲民之有壹遵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釋文制行下孟反移昌氏反○今按移讀如字

呂氏大臨曰人人失其所以此仁之所以難成君子責人以恕而成人有道則仁不難成矣故曰唯君子能之

君子之所能衆人必有不能者使衆人倣己之所能則病使衆人自彰其不能則愧矣故聖人制行以立教必與天下共之以天下之所能行者爲之法所以爲達道也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此曾子之所能也水漿不入口者三日此衆人之所能也故喪以三日爲節則不取乎七日此所謂不制以己也唯不制以己故民知跂乎此而有所勸勉知不及乎此而有所愧恥非特此也制禮以節其行而使之齊立信以結其志而使之固其容貌必稱其志其衣服必稱其容朋友切磋相成至於極而後已則一道德而同俗矣蓋脩其外則知愧於人脩其內則知畏於天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陸氏佃曰孔子曰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樂非耳弗聞服使然也黼黻袞冕者容不褻慢非性矜莊服使然

也是之謂移愚謂壹謂專壹於爲善也
是故君子服其服則文以君子之容有其容則文以君子之辭遂其辭則實以君子之德是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恥有其容而無其辭恥有其辭而無其德恥有其德而無其行是故君子衰絰則有哀色端冕則有敬色甲冑則有不可辱之色詩云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記之子不稱其服釋文衰七雷反行下孟反鵜音啼○記今詩作其
此申上衣服以移之容貌以文之之義德者道之得於心者也行者道之見於事者也有其辭而無其德則辭爲勦說有其德而無其行則知之而未能蹈之也葢衣服容貌若在於外然養其外者以及其內脩其粗者以及其精而言語德行皆由此而出焉聖人之使人勸勉愧恥以行其言如此引曹風侯人之篇言人之德必稱其服也呂氏大臨曰此皆脩其外以移其內率法而強之者也及其成也則與中心安仁者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義者貴賤皆有事於天下天子親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故諸侯勤以輔事於天子
有事有所尊事也與坊記示民有事義同天子之事天諸侯之事天子皆出於理之所當然所謂義也在上者先有以自盡則在下者莫敢不從矣孔氏曰天地不祼此祭上帝有秬鬯者凡鬯有二若和之以鬱謂之鬱鬯鬱人所掌是也祭宗廟而祼也若不和鬱謂之秬鬯秬人所掌是也謂五齊之酒以秬黍爲之芬芳鬯達故得以事上帝○此下四章專明義之道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雖有庇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仁之厚也是故君子恭儉以求役仁信讓以求役禮不自尚

其事不自尊其身儉於位而寡於欲讓於賢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義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凱弟君子求福不回其舜禹文王周公之謂與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釋文藟力水反施以豉反凱本亦作愷又作豈與音餘

鄭氏曰無君民之心是思不出其位愚謂役謂爲其事也儉猶約也儉於位謂不求處尊位也不自尚不自尊恭也儉於位而寡於欲儉也讓於賢卑己而尊人讓也小心而畏義信也盡仁禮以事君不以外之得失而有變焉蓋得與不得者命也我之所當爲者義也義則盡之自己命則聽之於天此君子之心也

子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恥名之浮於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是故君子雖自卑而民敬尊之釋文行下孟反下戶嫁反

謚者行之迹也先王論行以爲謚所以尊崇其名譽而使可傳於後也惠猶善也人之善行雖多唯節取其大者以爲謚使其善有所專如文王非不足於武而謚曰文武王非不足於文而謚曰武也君子恥名浮於行故制謚之法如此情實也過行過高之行所以欺世而盜名者也率循也厚謂篤厚也君子不自矜大以求處情則專於爲己而無駔騖之心不爲過高之行以求處厚則篤於庸行而有踐履之實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則人皆樂告以善而有輔仁之益如此則德業日進於崇高故雖自卑而人尊敬之也蓋小人求名浮

於行行燆而名不可得君子求行浮於名行脩而名隨之矣

子曰后稷天下之爲烈也豈一手一足哉唯欲行之浮於名也故自謂便人（釋文行下孟反）

孔氏曰烈業也后稷播殖之功豈止一人之手一人之足哉言用之者多也唯欲實行過於名故自謂便於稼穡之人不自謂神聖也愚謂人莫不有所當事知其當事而事之盡禮義也然人之情多好自夸大而有不欲下人之心則有於所當事而不能事者矣故上章引夫子之言以明君子之謙卑自下此章又引夫子言后稷之事如此皆不自尚不自尊之意與舜禹文王周公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者其道一也

子言之君子之所謂仁者其難乎詩云凱弟君子民之父母凱以強教之弟以說安之樂而毋荒有禮而親威莊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如此而后可以爲民父母矣非至德其孰能如此乎（釋文強其良反徐其兩反說音悅樂音洛）

強教謂強勸而教訓之說安謂和悅而安定之毋荒也有禮也威莊也敬也皆強教之效而使民有父之尊者也樂也親也安也孝慈也皆說安之效而使民有母之親者也親者也於二者兼盡之而不偏則可以謂之仁可以謂之民父母矣

今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無能毋之親子也賢則親之無能則憐之毋親而不尊父尊而不親水之於民也親而不尊火尊而不親土之於民也親而不尊天尊而不親命之於民也親而不尊鬼尊而不親（釋文下戶嫁反）

下謂卑下之也命謂君之政令鬼謂鬼神父母之尊親

以其情言之水火之尊親以其勢言之土與天之尊親以其體言之命與鬼之尊親以其道言之也尊親之道各有所偏主而兼之者之所以爲難也呂氏大臨曰地載我者也然近人人可得而載天覆我者也然遠人人不可階而升君之命見於事近人而可行鬼之道存諸理遠人而不可形也

子曰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先祿而後威先賞而後罰親而不尊其民之敝蔥而愚喬而野朴而不文釋文遠于萬反近附近之近蔥傷容反徐昌容反范陽江反又丁降反字林音丑降反喬音驕

尊命謂尊上之政教也遠之謂不以鬼神之道示人也蓋夏承重黎絕地天通之後懲神人雜糅之敝故事鬼敬神而遠之而專以人道爲教忠情實也敝謂其後世政教之失也喬與驕同上之文網疏則下之機智少故其敝也蔥愚而少知識內之忠誠勝則外之文飾寡故其敝也驕倨而鄙野朴陋而無文○此下五章引孔子論虞夏殷周之道以申上章凱弟君子之義也

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先罰而後賞尊而不親其民之敝蕩而不靜勝而無恥釋文勝始證反

夏忠勝而敝其失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人承之而尊神尊神則尚敬也觀盤庚之篇諄諄於先后之降罰則可以知殷人之先鬼觀商之詩書皆駿厖而嚴肅則可知殷人之先罰尚鬼神則馳心於虛無故其敝也心意放蕩而不安靜畏刑罰則相競於機變故其敝也求勝上以苟免而無愧恥之心

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其賞罰用爵列親而不尊其民之敝利而巧文而不慚賊而蔽釋文蔽畢

世反又音弊○按
蔽字今讀爲敝

殷敬勝而敝其失鬼救鬼莫若文故周人承之而尊禮尚施尊禮尚施則文勝列等也周之賞罰不分先後但以爵位之等爲輕重之差也文勝則實意衰習於威儀揖讓之節故其敝也便利而僞巧相接以言辭故其敝也文辭多而不以提給爲慚儀物繁多故其敝也傷害於財力至於困敝而不能振也呂氏大臨曰賞罰用爵列如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賜君子小人不同日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之類○三代之道或强教之意多或說安之意多其於或尊或親皆不能無偏勝焉非聖人之德有所未至蓋所值之時不同而救敝之道有不得不然者爾

子曰夏道未瀆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强民未瀆神而賞爵刑罰窮矣

未瀆辭者夏道尚忠行而不尚辭也刑罰寬故所求於民者不備禮文簡故所望於民者易從是以其民安其政教而親愛其上不至於厭斁也忠之俗既敝行脩而人猶未信故殷人始瀆辭然其於禮尚簡未至於瀆亦不大望於民然先罰後賞則法網密而所求於民者備矣敬之俗又敝辭雖瀆而未足以取信故周人始瀆禮而事爲之制曲爲之防則大望於民而强之使從上之教矣未瀆神者事鬼敬神而遠之也窮盡也言周人遠鬼神而盡於人事爵賞刑罰所以爲治之具備盡而無遺也

子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

釋文勝音升敝音弊

呂氏大臨曰虞夏之道質質者責人畧故寡怨於民殷

周之道文文者責人詳民之不從則窮刑賞以驅之故不勝其敝

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釋文勝世證反又音升）

方氏慤曰至矣者言其質文不可復加也加乎虞夏之質則爲上古之洪荒加乎殷周之文則爲後世之虛飾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無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憯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富而有禮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義恥費輕實忠而不犯義而順文而靜寬而有辨甫刑曰德威惟威德明惟明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釋文費芳貴反威依尚書音畏）

呂氏大臨曰三代之道或親而不尊或尊而不親不免流於一偏若虞帝則子民如父母有母之親故有憯怛之愛有父之尊故有忠利之教愚謂有忠利之教者言其實心於利民而教之也威畏也安也愛也富也惠也皆由於憯怛之愛而民之所以親之也敬也威也有禮也能散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民之所以尊之也尊仁者尊行仁道畏義者顧畏義理恥費者恥於靡費儉也輕實者輕於貨財廉也忠而不犯愛而將之以敬也義而順剛而克之以柔也文則不朴陋而又能靜則非浮華之文也寬則不慘刻而又有辨則非縱弛之寬也尊仁也恥費也不犯也順也文也寬也皆由於憯怛之愛而君子之所以親之也畏義也輕實也忠也義也靜也辨也皆由於忠利之教而君子之所以尊之也蓋所謂凱弟君子者惟舜可以當之

子言之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是故君有責於其臣臣有死於其言故其受祿不誣其受罪益寡

資藉也拜謂受其命獻謂進於朝先藉其言以告君所謂敷奏以言也度君之能用我言焉而後進故無不可踐之言而能成其信君有責於其臣於其所資者課之也臣有死於其言於其所資者守之也功與位稱故受祿不誣事與言符故受罪益寡○此下十二章皆明事君之道也

子曰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易曰不家食吉

呂氏大臨曰大言則所言者大小言則所言者小利及天下澤及萬世大利也進一介之善治一官之事小利也諫行言聽利斯從之矣愚謂言即所資之言也利謂臣所建白之效也祿臣所受於君之食也祿必稱其位之大小小言入則所望者小利而已受大祿則祿浮於其言而不足以稱其職大言入則所望者大利也受小祿則言浮於其祿而不足以行其道引大畜卦辭言臣之受祿不可苟也若以小言受大祿以大言受小祿則不可謂之吉矣

子曰事君不下達不尚辭非其人弗自小雅曰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釋文共音恭本亦作恭同女音汝）

呂氏大臨曰以下達之事事其君則賊其君者也尚辭而實不稱則欺其君者也非其人而自達枉己以事君者也傳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上達者進於高明如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孟子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者也下達者趨乎汚下如孟子所謂吾君不能謂之

賊者也愚謂自由也所由以進者也非其人而由之以進則已先不正而無以正君矣如楊龜山之於蔡京吳康齋之於石亨猶不免爲賢者之累況其下者乎詩小雅小明之篇與助也穀善道也靖則不尚繁辭荼則責難於君正直之人是助則無比匪之失而所自必正矣

子曰事君遠而諫則謗也近而不諫則尸利也（釋文謗本亦作謗）

孔氏曰遠而諫謂與君疏遠强欲諫爭則是謗佞之人望欲自達也呂氏大臨曰既無言責又遠於君非其職而諫之凌節犯分以求自達故曰謗有言責之臣不諫則曠厥官懷祿固寵主於爲利故曰尸利

子曰邇臣守和宰正百官大臣慮四方

邇臣謂侍御僕從之臣邇臣日在君側慮其便辟側媚故欲其和而不同獻可替否以成君德也冢宰統百官故欲其以正率之大臣謂卿大夫也大臣謀慮四方之大事非徒治一職而已宰非不慮四方也而以正百官爲急百官正則四方無不正矣

子曰事君欲諫不欲陳詩云心乎愛矣瑕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陳謂陳數其君之失也引詩以明諫君者由於心之愛君而陳者不能然也

子曰事君難進而易退則位有序易進而難退則亂也故君子三辭而進一辭而退以遠亂也（釋文易以豉反遠于萬反）

周氏諝曰其進也以禮故難其退也以義故易呂氏大臨曰位有序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之謂亂者賢不肖倒置之謂也愚謂事君難進而易退則量而後入而位必與其德相稱故有序易進而難退則干進務入

而且至於蔽賢矣故事君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賢否之分相見者易進而難退則亂賓主之分故君子三揖而進一辭而遂退所以遠亂也

子曰事君三違而不出竟則利祿也人雖曰不要我弗信也（釋文竟音境要於遥反）

違猶去也利猶貪也要求也人臣以道去君或猶有望其道之行而不忍遽出其竟者若孟子三宿而後出晝是也然至於三違則我之必不合於君而君之必不能不敢苟去也孔子於魯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三宿而後行其道聽其言亦可見矣如是而猶不出竟則必其貪慕爵祿而有所求於君而非眞有不忍去其君之意也

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

鄭氏曰輕交易絶君子所恥愚謂慎始不敢苟進敬終不敢苟去也孔子於魯以微罪行孟子於齊三宿而後出晝蓋君子雖難進易退而其去亦必有其道也不然則未免爲小丈夫矣

子曰事君可貴可賤可富可貧可生可殺而不可使爲亂

呂氏大臨曰臣之事君富貴貧賤生殺唯君所命其不可奪者吾之理義而已凡違乎理義者皆亂也

子曰事君軍旅不辟難朝廷不辭賤處其位而不履其事則亂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則慎慮而從之否則孰慮而從之終事而退臣之厚也易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釋文辟音避難乃旦反朝直遥反慎亦作昚○鄭注終事事或爲身）

賤謂卑辱之役也事君處其位則有其事雖患難之事卑辱之役不可辭也若避難辭辱則職守亂矣得志謂諫行言聽也慎慮而從之敬慎以從事不可以得志而自滿也否謂不得其志而君之所使者非己之所欲也

孰慮而從之謂詳孰思慮欲其無悖乎君之命而又無
貶乎已之道也終事謂終竟所使之事退謂去位也仕
不得志而遽退則顯其君之失故孰慮以從之既終事
而後退忠厚之道也呂氏大臨曰此篇言亂有三易進
而難退亂於賢不肖者也不可使爲亂亂於理義者也
處其位而不履其事亂於名實者也易盡之上九之辭
唯不事王侯乃可以高尚其事若委質而仕反欲高尚
而不事事則曠官尸利無所逃罪矣

子曰唯天子受命于天士受命于君故君命順則臣有順
命君命逆則臣有逆命詩曰鵲之姜姜鶉之賁賁人之無
良我以爲君釋文唯音雖鶉音純倫反賁音奔○今按唯如字姜詩作疆
呂氏大臨曰此章重述事君不可使爲亂之義也天道
無私莫非理義君所以代天而治者推天之理義以治

斯人而已君命合乎理義爲順天命爲臣者將不令而
從不合則爲逆天命爲臣者雖令不從矣此所以有逆
命順命之異然後知其不可使爲亂也愚謂唯發端之
辭天子於天之命臣於君之命皆當順而不當逆也然
惟天命無不順君之命則有順有逆君命逆則君不順
於天而臣亦將不順乎君矣上章言終事而退謂其事
雖非己之所欲而猶無甚害於義理者也命逆則害於
義理而不可以苟從矣可諫則諫不可諫則去之可也

子曰君子不以辭盡人故天下有道則行有枝葉天下無
道則辭有枝葉是故君子於有喪者之側不能贊焉則不
問其所費於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
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
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小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釋文

行下孟反費方貴反餤音談徐本作監以占反○鄭注接或爲交問其所費石經無所字

君子不以辭盡人不以言而決人之賢否也天下有道則人尚行故行有枝葉天下無道則人尚辭故辭有枝葉行有枝葉則行有餘於其言言有枝葉則言有餘於其行故以言觀人者皆不足以盡其賢否之實也然君子之行己則但當致力於行而不可致飾於言故不爲無實之言以取悅於人也君子與人以實一時若無可悅而其後不至於相負如水之淡而可久小人悅人以言一時雖可以結人之歡而其後至於相怨如醴之甘而必敗呂氏大臨曰凡言之甘而不出乎誠心者必將有以盜諸人故曰盜言孔甘亂是用餤○皇氏謂篇中凡八稱子言之皆是發端起義然此章實發端之辭而不稱子言之說已見篇首此下四章皆論言行之要蓋以申明第一支言信之義也

子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飢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釋文衣于既反食音嗣說音悅又始銳反以口譽人言徒譽之以口而不根於實心也君子不以口譽人其言必本於心忠之道也故民化之而作忠引曹風蜉蝣之篇言憂其人則欲其於我歸說不以口譽人之事也

子曰口惠而實不至怨菑及其身是故君子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國風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釋文菑音災信誓本亦作誓旦如字字林作悗

鄭氏曰善言而無信人所惡也已謂不許也言諾而不與其怨大於不許愚謂引衛風氓之篇言約誓者不思

其後之反覆以致於乖離猶輕諾者不思其後之不能踐以至於見怨也

子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疏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與釋文與音餘

君子待人以誠故不以色親人親人以貌而不本於誠心此必有所利於人而又恐人之窺其實也故擬之以穿窬之盜

子曰情欲信辭欲巧

孔氏曰君子情貌欲得信實言辭欲得巧美不違逆於理與巧言令色者異也愚謂孔子言巧言令色鮮矣仁而詩曰令儀令色此曰辭欲巧何也蓋孔子惡巧言謂其無誠心而徒致飾於言者也此云情欲信則其心固已有其實矣但恐恃其信而發爲言者或失之鄙朴或失之徑遂故又欲其巧巧謂善達其情而非致飾於外也○朱子曰容貌詞氣之間正學者持養用力之地然有意於巧令以悅人之觀聽則心馳於外而鮮仁矣若就此持養發禁躁妄動必溫恭只要體當自家直內方外之實事乃是爲己之切求仁之要復何病乎故夫子告顏淵以克己復禮之目不過視聽言動之間而曾子將死之善言亦不外乎容貌顏色辭氣三者而已夫子所謂遜以出之辭欲巧者亦其一事也

子言之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褻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違卜筮

鄭氏曰所不違者日與牲尸也愚謂私謂情之所便褻謂事之所習犯謂犯其不吉之日也卜筮吉然後用故不犯日月既卜筮必從之故不違卜筮○此以下皆言

卜筮之義又以申明第五章貴賤皆有事於天下之義也

卜筮不相襲也

說見曲禮

大事有時日小事無時日有筮

鄭氏曰有事於大神有常時常日也有事於小神無常時常日臨有事筮之孔氏曰此經皆論祭祀之事故解小事爲有事於小神愚謂大事雖有常日亦必卜之但以常日爲主耳周禮大宰祀五帝帥執事而卜日祀大神示亦如之是也天子大事先卜後筮小事專用卜故云天子無筮此云小事有筮者謂諸侯之禮也外事用剛日內事用柔日

說見曲禮

不違龜筮子曰牲牲禮樂齊盛是以無害乎鬼神無怨乎百姓釋文牲音全本亦作全齊音粢本亦作盛

子曰二字疑當在不違龜筮之上言不違龜筮故用牲牲禮樂齊盛以祭祀而無傷害乎鬼神神降之福故無怨乎百姓

子曰后稷之祀易富也其辭恭其欲儉其祿及子孫詩曰后稷兆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富之言備也以傳世之祿共儉者之祭易備也

孔氏曰后稷乃帝嚳之子世有祿位后稷又祭祀恭儉以世祿之饒供儉薄之祭故易豐備以前明不違龜筮動合神明故此明后稷祭祀福流後世以證成其義愚謂后稷之祀見於生民之篇其辭則曰以興嗣歲而已無祈禱之辭是恭也其所欲則秬秠糜芑取蕭祭脂取

筮以較而已是儉也兆始也今毛詩作肇言自后稷始爲祭祀以迄於今而無罪悔唯其易備故也

子曰大人之器威敬天子無筮諸侯有守筮天子道以筮諸侯非其國不以筮卜宅寢室天子不卜處大廟（釋文大廟音泰）大人之器謂龜筴也威敬言其威重嚴敬而不可以褻用也天子無筮無徒筮也大卜凡國之大事先卜而後筮守筮猶言守龜言其所寶守之著筴也道道路也天子言道諸侯言非其國互見之也在道天子但用筮諸侯不筮皆簡於其在國之禮也宅處也卜宅寢室者諸侯適他國於所舍之寢室卜而後處之備不虞也天子不卜處大廟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大廟不須卜之至尊無所疑也

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於民下不褻於上

言君子敬則用祭器以引起下文之所言也諸侯朝於天子竟邑之大夫入見於其君皆卜筮其日月而後行祭祀卜日事君上亦卜日是敬事其長上與祭祀同亦敬則用祭器之義也上有以全其尊故不瀆於民下有以致其敬故不褻於上

禮記卷五十二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編修　國史館纂修孫希旦集解

緇衣第三十三別錄屬通論

陸氏德明曰劉瓛云公孫尼子所作也愚謂此篇言君上化民人臣事君及立身行已之道其曰緇衣者取次章之語以名篇

子言之曰爲上易事也爲下易知也則刑不煩矣釋文易以豉反

鄭氏曰言君不苛虐臣無姦心則刑可以措呂氏大臨曰上以機心待民則民亦以機心報上上下之交機心相勝姦生詐起欲刑之不煩不可得矣

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大雅曰儀刑文王萬國作孚釋文好呼報反惡惡上烏路反下如字

緇衣鄭國風篇周人美鄭武公之賢欲改爲其衣又欲適其館而授之粲其殷勤無已如此好賢之誠也巷伯小雅篇名詩人惡讒人欲投之豺虎有北有昊惡惡之誠也人君之好賢惡惡其誠苟能如此則民莫不趨其所好而避其所惡不待勸以賞而民自愿慤不待加以刑而民皆畏服矣儀刑皆法也孚信也文王明德慎罰故其德爲民所信人君能法文王之德則亦爲民所信也

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遯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則民親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涖之則民有孫心甫刑曰苗民匪用命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是以民有惡德而遂絶於世也釋文遯亦作遁倍音佩孫音遜

格至也謂至於善也遯逃也謂苟逃刑罰而已子如中庸子庶民之子言親民如子也子以愛之信以結之恭以涖之皆教德齊禮之事親遜不倍則民之格也匪用命書作弗用靈靈善也引甫刑之言以極言尚刑之失也

子曰下之事上也不從其所令從其所行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故上之所好惡不可不愼也是民之表也

令之被民也淺行之感民也深故上之所好民亦好之非令所能禁也上之所惡民亦惡之非令所能勸也呂氏大臨曰一國之風俗出於上之好惡好惡之端其發甚微其風之行或至於不可止其俗之成或至於不可敗此不可不愼也

子曰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豈必盡仁詩云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甫刑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大雅曰成王之孚下土之式

遂成也以仁遂言民之仁無不成也然此非民之皆能仁也由禹好仁故民皆化於仁爾

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爲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志貞教尊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詩云有梏德行四國順之（釋文長竹丈反說音悅梏音角行下孟反○今按梏如字音谷）

仁者民之所固有上好之則下爲之矣章明也章志者明己之志使民皆知我之好仁而惡不仁也貞教者以正道導民使民皆知所以爲仁而去不仁也志之在已與教之及民者皆在於尊尚仁道以愛其民則民莫不盡力於行仁以趨上之所好也梏爾雅云直也今毛詩作覺

子曰王言如綸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則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詩云淑愼爾止不諐于儀（釋文綸音倫又古頑反綍音弗危行而行並下孟反諐起虔反○按諐詩作愆同）

綸綬也綍引柩索也綸大於綍綍大於綸游言浮游無實之言也王者之言宣之爲政教成之爲風俗其端甚微其末甚大苟以游言倡之則天下亦相率爲游言而虛浮之風作矣可言不可行謂過高之言不可見之於行事者可行不可言謂過高之行不可言之以率人者危高峻也君子之言行不越乎中庸而民效之故言不敢高於行言必顧行也行不敢高於言行必顧言也呂氏大臨曰引詩言爲人上者當善愼其容止不過於先王曲禮之儀以證言行之不可過也

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禁人以行故言必慮其所終而行必稽其所敝則民謹於言而愼於行詩云愼爾出話敬爾威儀大雅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釋文道音導於緝音烏）

道者率其爲善禁者防其爲惡於言道於行言禁互相備也敝敗也人之言行有其初本善而其流不能無失者故君子之於言於其始而遂慮其所終君子之於行於其成而先稽其所敗故其見於言行者皆可法於當時傳於後世其民則而傚之而於言無不謹於行無不愼也

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釋文長竹丈反貳本或作貨同音二黃徐本作橫音同行下孟反）

貳差忒也衣服之不忒言貌之有常皆德之所發也故以此化民而民之德亦歸於一也周忠信也

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述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矣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不忒（釋文吉依注爲告音誥忒他得反本亦作貳音二）

志猶識也可述而志謂其言可稱述而記識也上以誠待下而見於貌者平易而可親下以誠事上而見於言者終始之不渝則君臣之間情意交孚而無所疑惑矣

尹吉當作尹告此書咸有一德伊尹告大甲之言也

子曰有國家者章善癉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釋文章善義尚書作善癉丁但反共音恭本亦作恭好呼報反）

鄭氏曰章明也癉病也呂氏大臨曰明之斯好之矣癉之斯惡之矣善居其厚惡居其薄此所以示民厚也好善惡惡則民壹歸於義理此民情所以不貳也

子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故君民者章好以示民俗愼惡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臣儀行不重辭不援其所不及不煩其所不知則君不勞矣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小雅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釋文好呼報反惡烏路反行如字亶丁但反本亦作癉共音恭皇本作躬卬其恭反

疑謂好惡不明也難知謂陳言於君而其旨意不顯白也爲上者章其所好愼其所惡使民皆知我之好善而惡惡則從違定而不至於惑矣儀度也儀行儀度君之所行也不重辭不多爲辭說也援引也爲臣者度君之所能行而引之則不至援其所不及不多爲辭說以瀆之則不至煩其所不知如此則君坦然知我言之可行而不至於勞矣蓋爲人臣者雖當責難於君然時勢有難易緩急而君之材質又有昏明强弱若不量度乎此而遽爲高遠難行之說强其君以必從亦豈事之所可行者乎引板之詩以證君使民惑引巧言之詩以證君使上勞也

子曰政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爵祿不足勸也刑罰不足恥也故上不可以褻刑而輕爵康誥曰敬明乃罰甫刑曰播刑之不迪播書作布又無不字

鄭氏曰播施也不衍字耳迪道也愚謂刑罰必加於有罪則民知所恥民恥則政行爵祿必加於有德則民知所勸則教成所刑者不必有罪則刑褻而民不恥所爵者不必有德則爵輕而民不勸矣播刑之不迪者言民之不迪者乃施之以刑也今書無不字

子曰大臣不親百姓不寧則忠敬不足而富貴已過也大臣不治而邇臣比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邇

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母以小謀大母以遠言近
母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葉公
之顧命曰毋以小謀敗大作毋以嬖御人疾莊后毋以嬖
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釋文治音值比毗志反）○葉當作祭側界反
大臣不親者謂君疏其大臣而大臣亦自疏於其君也
大臣者所以出政令以治民大臣疏則政令不行而百
姓不寧矣忠謂待以實心也忠不足則疑敬不足則慢
君之於大臣既富貴之則宜敬信之忠敬不足而徒厚
以富貴則君臣之間以利相與以貌相承此大臣之所
以不親也大臣疏於上而不得治其職則壅蔽之患生
故邇臣皆得比周以欺其君也大臣尊重民所覩以爲
表率故待之不可以不敬慎謂慎擇其人也邇臣朝夕
左右所以成君德以導民故擇之不可以不慎也葉當

作祭字之誤也將死而言曰顧命祭公之顧命者祭公
謀父將死告穆王之言也今見逸周書祭公解篇小謀
小臣之所謀大作大臣之所爲也嬖御人謂嬖寵之妾
莊后謂齊莊之后也嬖御士嬖寵之近臣也莊士大夫
卿士謂齊莊之士爲大夫卿士者也陸氏德明曰穢而
得幸曰嬖

子曰大人不親其所賢而信其所賤民是以親失而教是
以煩詩云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君陳
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釋文陳本亦作古敷字）
所賢謂貴者所賤謂不肖者互言之也民謂臣下也蓋
人君所貴者必賢所賤者必不肖賢者宜親不肖者宜
疏此理之常也今乃反之則賢者不見親而所親者又
未必賢此親之所以失也貴者之權賤者起而奪之此

教之所以煩也引正月之詩及君陳之書皆以爲不親賢臣之證也

子曰小人溺於水君子溺於口大人溺於民皆在其所褻也夫水近於人而溺人德易狎而難親也易以溺人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夫民閉於人而有鄙心可敬不可慢易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大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兌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大甲曰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逭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釋文近附近之近費方貴反慢本又作漫大音泰度如字又大各反尚書無厥字兌音悅本亦作說兵尚書作戎孽魚列反尚書作弗可逭無以字吉音告天依注作先相息亮反○鄭注費或爲悖見或爲敗邑或爲予

鄭氏曰言人不溺於所敬者溺謂覆沒不能自理出也閉於人不通於人道忠信爲周呂氏大臨曰小人謂民也君子謂士大夫大人謂王公凡人覆沒於禍患不能以自出者皆在其易而褻之也水之德至柔民狎之而不戒此取溺之道也古之君子辭達而已若於已則費於人則煩其甚至於害身喪德易出而不可悔非口之溺人乎民愚且賤上之所易也惟愚故蔽於心而不可理喻惟賤故有鄙心多怨而無恥爲王公者慢而不敬則輕身輕上無所不至此民之溺人也引大甲言爲政者如虞人之射禽張機省括而後發則無溺於民之患免命言庶政不可不慎大甲言禍患之來莫非自取尹告言君以忠信有終皆君所自致也

子曰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心莊則體舒心肅則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體全亦以體傷

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詩云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國家以寧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誰能秉國成不自爲正卒勞百姓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釋文好呼報反昔吾有先正至庶民以生五句今詩皆無此語餘在小雅節南山篇或皆逸詩也清舊才性反一云此詩協韻宜如字上先正當音征誰能秉國成毛詩無能字雅音牙尚書作牙夏戶嫁反尚書無曰字資尚書作咨○按小民亦惟曰怨尚書怨下有咨字）

民之欲惡由於君而君之存亡係於民然則君之所好其公私得失之間乃存亡之所由分也可不謹與詩逸詩先正先世之賢臣也國成邦之八成也呂氏大臨曰心體之說姑以爲譬然求之實理則非譬也體完則心說猶有民則有君也體傷則心憯猶民病則君憂也引詩言君不正民之所以勞也引君雅言天之寒暑小民且怨之況君之政教乎

子曰下之事上也身不正言不信則義不壹行無類也（釋文衍下孟反下行有格同）

陳氏祥道曰下之事上以身爲本而信以成之也身正然後無好異之行是以行有類言信然後有不可移之義是以義主於壹身不正則動皆反常矣其形於可見之行者斯無類言不信則德二三矣其見於事君之義者斯不壹

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則不可奪志死則不可奪名故君子多聞質而守之多志質而親之精知畧而行之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也（釋文是故一本作以○鄭注精或爲清也今詩作分）

呂氏大臨曰有物則無失實之言有格則無踰矩之行生乎由是死乎由是故志與名不可得而奪也義重於

生舍生而取義不義之名君子所不受也多聞所聞欲
博也多志多見而識之也質正也不敢信已質衆人之
所同然後用之也守之者服膺弗失也親之者學問不
厭也由多聞多志而得之又當精思以求其至約而行
之畧約也此皆義壹行類之道也愚謂鶴山魏氏引侵
敗王畧封畛土畧證此畧字之義是也畧字從田從各
乃土田之界別故此借以爲分別之義蓋多聞多志則
所以考之於古者博矣質而守之質而親之則所以辨
之於人者審矣於是又反之於已而體驗之思索之使
所知者極其精然後分別其可否而行之如此必無無
物之言踰格之行矣引書以明凡事必度之於衆所謂
質而守之質而親之也引詩言儀度當歸於純一所謂
畧而行之也

子曰唯君子能好其正小人毒其正故君子之朋友有鄉
其惡有方是故邇者不惑而遠者不疑也詩云君子好仇
釋文好呼報反下皆同正音匹鄉許亮反惡烏路反○今按正如字仇詩作逑

正謂益者之友能正已之失者唯君子能好之若小人
則反毒害之矣方亦鄉也君子所交之朋友有一定之
鄉必其善者也其所惡亦有一定之方必其不善者也
是以能見信於遠邇也

子曰輕絶貧賤而重絶富貴則好賢不堅而惡惡不著也
人雖曰不利吾不信也詩云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貧賤者未必不賢也而輕於絶之則必有以賢而見絶
者而好賢之心不堅矣富貴者未必不惡也而重於絶
之則必有以惡而見容者而惡惡之心不著矣如此則
其交也徒以勢利而不以道義也引詩言人之交友當

相攝以威儀不可以貧賤富貴爲向背也

子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詩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釋文行戶剛反又如字○鄭注歸或爲懷

君子愛人以德苟有私惠於我而不歸於德義之公則君子不以其身留之齊景公待孔子以季孟而不能行其道則孔子去之矣齊王饋孟子以兼金而不能處以禮則孟子辭之矣周行大道也引詩言人之相好當相示以大道而不可以私惠也

子曰苟有車必見其軾苟有衣必見其敝人苟或言之必聞其聲苟或行之必見其成葛覃曰服之無射釋文軾音式敝鄭裨世反敗也庾必世反隱蔽也人苟或言之一本無人字射音斁○今按敝蔽也德蔽字當從庾氏讀

敝當作蔽車成則必駕之而見其蔽於體人有言行不可得而掩亦猶是也引葛覃者證有衣必見其蔽之義

子曰言從而行之則言不可飾也行從而言之則行不可飾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則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惡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小雅曰允也君子展也大成君奭曰在昔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釋文出註周田觀文依註讀爲割申勸寧○今按寡如字允也詩作允矣割字句絶

君子之言必從而行之故言不可飾飾則言不顧行矣君子之行必從而言之故行不可飾飾則行不顧言矣信謂能踐其言也君子不尚多言而惟致力於行其所言者無不踐而無虛僞之言故民不得張大其美而減小其惡也蓋本無美而以言飾之使著是爲張其美本有惡而以言飾之使滅是爲小其惡不得大其美而小

其惡者由化於君子皆尚行而不尚言故自有所不得
然爾非禁於勢也呂氏大臨曰言之不信所謂玷也允
也君子展也大成言君子非信則不成也君奭言文王
有誠信之德爲天所命況於人乎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
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詩云我龍既厭不我告猶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
煩則亂事神則難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偵婦
人吉夫子凶釋文與青餘兌音說偵音貞周易作貞○鄭注純或爲煩○按書無作罔又無民立而正事一句純而作黷于事煩作禮煩
鄭氏曰恒常也不可爲卜筮言卦兆不能見其情定其
吉凶也猶道也言褻而用之龜厭之不告以吉凶之道
也惡德無恒之德也惡德之人使事煩事煩則亂使事
鬼神又難以得福也愚謂民立而正事者言以爵加人
而立之爲卿大夫必其有恒而行正道者若無恒之人
專求之於鬼神是爲謟黷不敬其事煩則亂於典禮而
事神難以得福也引易九三爻辭以明無恒之取羞引
六五爻辭又以明所謂恒者當因義而制其變通而不
可如婦人之專一也